



漢	二	三	二	一
書	一	一	一	一
門	一	一	一	一
類	一	一	一	一
號	一	一	一	一
函	一	一	一	一
架	一	一	一	一
冊	一	一	一	一
一六〇	一	一	一	一

內	二	三	二	一
閣	一	一	一	一
文	一	一	一	一
庫	一	一	一	一
番	一	一	一	一
號	一	一	一	一
冊	一	一	一	一
架	一	一	一	一
二九〇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104)
函號	290 140

史緯

二百八之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緯卷二百八

五代史三

列傳

唐

郭崇韜雁門人莊宗為晉王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

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

新樂晉人恐欲解圍去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特王都

以利誘之耳今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自退怯莊

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

德勝唐軍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問計於崇韜崇韜曰彥章



淺草文庫



史綱 卷二百八  
圍我於此其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築壘于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宜挑戰使彥章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攻壘不克還趣楊劉莊宗迎擊大破之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降梁契丹復犯幽涿諸將皆曰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

年矣今人號已建白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耶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賜崇韜鐵券拜侍中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功居佐命第一兼將相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迴避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使之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



弟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可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然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外有避權之名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莊宗遂立之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鈞之人也若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崇韜表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

內臣優詔不允崇韜面請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曰事平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莊宗曰朝城之言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思得高樓避暑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曰郭崇韜骨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矣。莊宗不悅，終遣允平起樓，崇韜切諫，左右因譖之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爲崇韜所知，貫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皆切齒。張全義舊爲河南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爲令，縣民待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使劉皇后白之。左右日夜言貫失會，皇太后葬坤陵，莊宗幸作所，而道路泥塗，橋梁不修，莊宗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召貫，貫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全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

莊宗惟婦  
寺是聽安  
得不凶

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起入宮，崇韜隨之。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當行，崇韜恐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大功未立，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小子豈任大事？卿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我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送款於崇韜，崇韜以節度使許之。宗弼遷衍



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與蜀人列狀  
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疑之崇韜族誅宗弼以自明蜀人  
大恐崇韜素嫉宦官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為太  
子侯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監軍李  
從襲等聞之皆切齒莊宗遣宦官向廷嗣勞軍崇韜不郊迎  
廷嗣大怒與從襲等共構之廷嗣還上蜀簿得錢一百九十  
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  
疋莊宗曰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于此耶廷嗣因言蜀之  
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遣宦官馬彥  
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見劉皇后皇后教魏王殺崇韜其

漢族之言

子五人皆死籍沒其家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  
其孫當崇韜用事時宰相豆盧革等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  
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  
然其代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泣而去聞者以為笑崇韜盡  
忠國家有大畧已破蜀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  
綏來之不幸被讒以死惜夫其來時國事以公事  
安重誨應州人事明宗為中門使明宗兵變于魏謀議大計  
皆重誨決之明宗卽位拜樞密使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以  
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使參決權勢傾動天下  
雖盡其忠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無賢人君子之

重誨傳本  
叔弄筆另  
出機輔



史綱 卷二百八 五  
助獨行所見禍釁生焉。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可太息者也。重誨嘗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時親從兵馬使安處走馬衝宰相前導，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御史諫官無敢言者。雄武節度華溫琪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對，以無員闕。佗曰：「明宗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乃以爲鎮。國軍節度宰相任圜判三司，以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因辭疾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叛，重誨誣圜與守殷

通謀，矯詔殺之。明宗不能詰也。重誨恐天下議已，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異悅人以止謗。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開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進戒左右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却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夷狄之性，果于殺戮。馬牧軍使田令方牧馬瘠而多斃，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軍使，是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鵬侯



三馳傳還國至醴泉縣縣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不時給侯  
三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  
章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旣以天下爲己任欲  
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強然其輕信韓玫而絕錢鏐  
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路王之患李嚴出而知祥貳  
仁矩用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此獨行已見禍釁所  
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吳越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  
縻臣屬之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詞頗簡慢重  
誨怒遣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使於鏐玫恃勢數凌辱  
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

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以朝廷事  
私告鏐昭遇坐死下制削奪鏐官爵于是錢氏遂絕於唐潞  
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從珂非明宗子後必爲國家  
患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拒  
之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耶報曰彥溫非  
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馳騎上變明宗欲  
究其所以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  
拜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遣侍衛  
指揮使藥彥稠率兵討之誠之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  
其事彥稠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



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等因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奸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不欲容吾兒人間耶趙鳳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鳳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我爲小校時衣食不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乃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有異志重誨每專裁抑

說得是

務欲制其奸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必用已所親信以精兵從之二人以爲圖已益不自安復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璋攻殺仁矩二人遂反戍蜀精兵積三萬人皆陷重誨建議欲伐吳而明宗難之後戶部尚書李鏐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鏐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所服玉帶其直千緡使遺知誥爲信初不以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鏐行軍司馬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伐吳明宗以問重誨重誨請究其



事明宗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乃少解。廷詰彥溫等。具服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遣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使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紆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乃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反。遣石敬瑭討之。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亾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

老奸明白

凡亦非怨

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路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見其妻子奉事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恐生事。不可令至蜀。而孟漢瓊自行營還。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奔其父。重



此一使明  
是使之死

誨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愚耳吾以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於京師詔下陝州獄明宗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乃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下笈并從璋以槌擊其首重誨妻張氏走抱之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檢其家貲不過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益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爲罪并殺崇緒崇贊其餘子孫獲免重誨得罪知

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不能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矣者與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叅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既重宰相自此失其職也周德威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狀貌雄偉笑不



便是勝着

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內衙指揮使。小字陽五。梁晉之際，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退走。章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墜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為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李嗣昭閉城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于外。

年嗣昭與德威有隙。晉王病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之。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好如初。拜振武軍節度使。天祐七年，梁遣王景仁擊趙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屯趙州。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至贊皇，德威進距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光彩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眾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



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一甲值數十千，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取之。私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在速戰，今不急擊之，使敵知吾之眾寡，吾事敗矣。德威曰：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曠野，騎兵之所長。今吾軍于河上，迫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不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已而獲梁

游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莊宗笑謂德威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分其軍為二，汴宋軍居西，魏滑軍居東，橫亘數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服齋糧糗，縱其能齋，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躁而進，梁之左乃晉之右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揮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皆走。遂

宋即梁



大敗自鄆追至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未嘗大敗如此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德威擊之德威取涿州遂圍守光于幽州守光閉城距守德威盡下燕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破之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常身與士卒馳騁于石之間初守光驍將軍廷珪望見德威曰此周陽五也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槓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勇而好戰德威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從莊宗趨汴州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兵至矣莊宗問戰于

陽五始終  
多則此法  
以取勝莊  
宗不從致  
借失大將可

輜重安可  
先

輜重原不  
能戰偏敗  
事衆攜故壞

德威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  
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與力爭也今吾軍先  
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王宜按軍無動  
臣請以騎兵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  
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  
何為乎謂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遂督軍而出德  
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  
軍居左德威軍居右而輜重大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軍馳  
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  
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



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太師明宗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燕王符存宛丘人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於彼與得垣土覆屍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會主將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存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召至使歌而悅之得不死後歸晉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累功為橫海軍節度使契丹圍幽州時晉與梁相持河上兵少欲勿救存審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救之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兵敗亾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敗梁

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不虞晉軍之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營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軍反擊獲騎五十梁人知為晉軍皆大驚河中糧少晉軍屯朝邑諸將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于速戰將來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



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鄴以晉軍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弑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史建塘攻之，皆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契丹攻遮虜，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甚，請朝京師。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于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病死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東夷西戎，至於亾國之將，射鈞斬祛。

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知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人生，而得至此，因出其所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子彥超為北京巡檢，郭從謙殺莊宗，明宗入洛陽，永王存霸奔太原，留守張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以為安遠軍節度使。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貲，彥超責之，奴懼，夜扣門言有急，彥超出，被殺。弟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述，迫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為帥，當止焚。」

報應



掠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起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畧晉高祖立以彥饒爲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當戮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犯法當誅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屯駐軍將馬萬擒彥饒送之京師言彥饒應延光反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日

之忿聽其軍殺奉進以反誅非其罪也彥卿女爲周世宗后封秦王追封存審魏王史建瑋雁門人晉梁相距于潞州建瑋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所敗相戒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戰于柏鄉梁分其兵爲二汴宋軍居左魏滑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大敗之天祐九年晉攻燕梁太祖自將救之攻趙圍棗彊蓍縣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



此芻牧梁人別出者非每隊各取十人之芻牧

殺之各留其一人營中相告曰晉軍且大至因縱使逸去明日建瑋率百騎為梁旗幟雜芻牧者暮叩梁柵殺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亾失其縱而不殺者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蓇縣兵追擊之梁軍棄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病由是增劇晉軍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十八年晉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子匡翰尚晉高祖女魯國長公主匡翰沈毅有謀接下以禮與語曲語未嘗不名歷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與學者講論終日不倦從事關徹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殺

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王建及許州人仕晉為匡衛指揮使梁晉相距鄙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去晉攻楊劉建及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後戰胡柳晉軍敗梁兵登土山而陣莊宗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言潰兵未集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况以高擊下不可失也建及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



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卽馳犯梁軍  
梁兵大敗晉軍于得勝河上爲南北城梁將賀瓌攻其南城  
以竹窄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于  
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于吐火禁呪莫不皆用建及重鎧  
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用巧爲吾今破之矣以大甕積  
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  
窄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建及將銀槍效  
節軍以家貲散士卒監軍韋令圖言建及得士心不可令典  
牙兵出爲代州刺史快快而卒

元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凡八

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後兵敗  
乃降明宗撫其背飲以酒曰壯士也養以爲子從明宗戰數  
立功莊宗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  
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戰于潘張軍敗莊宗與  
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見單騎奮劍  
斷其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  
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于  
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行欽不在因顧  
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能與  
也莊宗不悅遂罷會明日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



內殿但宴武臣，趙在禮反于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軍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遠離父母，不取勅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功，故德音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將。皇甫暉奪詔書毀之，軍士大譟。」行欽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棧，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時邢洛諸州相繼叛，莊宗欲自將攻鄴，羣臣固諫，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

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城，與在禮合。行欽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長子金槍指揮使從璟馳詔明宗計事。至衛州，明宗兵已南，行欽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許之。明宗至魏縣，行欽率兵還。從莊宗幸汴州，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於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殺之。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土臺，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臺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等曰：「卿輩從我久，富貴患難無不同之。今茲危感，而默然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可各陳



從謙之反  
行欽不聞  
並戰出奔  
被執死何  
足惜

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自謂何如行欽泣曰臣本小人蒙  
陛下撫養位至將相不能報國以致危難雖死不能塞責因  
與諸將百餘人解髻斷髮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  
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至平陸為  
野人所執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檻送京師明宗見之罵  
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曠目厲聲曰先皇帝何負于爾斬於  
洛陽市市人為之流涕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  
生爾故曰主存與存主亾與亾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兵變  
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  
髮白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反奔逃以

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  
哉  
安金全代北人驍果工騎射能擒生踏伏數用兵有功官至  
刺史以疾居於太原莊宗與梁相距河上太原無備梁將王  
檀來襲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外攻甚急  
金全疆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  
老夫雖病尚能為國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披甲跨馬  
率子弟及故將吏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于羊馬城中檀軍  
敗退金全不為莊宗所喜竟不錄其功明宗與金全有舊及  
即位拜振武軍節度使卒



西方鄴滿城人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南渡河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責循曰主上破梁待公以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負國家乎循不答鄴度不可爭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藏之於家鄴無如之何明宗至汴鄴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于汜水泣下嗚咽莊宗亦歔歔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荆南高季興叛明宗以東川董璋爲招討使拜鄴夔州刺史副璋出三峽璋未嘗出兵鄴獨取忠萬峽三

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諫之鄴怒遣人告善達受金下獄善達辭益厲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

符習趙州人事趙王王鎔爲軍校晉救趙破梁軍趙遣習將兵從晉軍于德勝張文禮弒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爲王報讐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



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自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鎮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于胙縣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欲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疑乎習意乃決監軍楊希望以習歸明宗圍其家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希望乃分兵守城公儼遂殺希望習家由是獲免公儼宣言青人患習之嚴急不願其復來自求爲節

度使明宗以房知溫代習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承命知溫擒斬之習徙鎮宣武安重誨不悅之言其厚斂以太子太師致仕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歲餘卒令謙有善政卒於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弟蒙少好學事晉官禮部侍郎烏震信都人少事趙王王鎔以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於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其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及妻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破鎮州拜刺史爲政廉平遷寧國軍節度使戍盧



臺戍兵龍旺等作亂，震見殺，嗚呼！若烏震者，可謂忠乎？不顧其親，又因而利之，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孔謙，魏州人，莊宗以爲度支使，謙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卽位，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怏怏，莊宗滅梁，謙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

十萬，謙以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于金穀而物議不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召憲，謙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求解職。莊宗怒，欲寘之法，伶官景進救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以謙爲租庸使，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爲事。莊宗卽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欠負，謙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



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及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於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開封人明宗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

租庸使用兵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以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立誅租庸使孔謙廢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天下錢穀延朗無所建明明宗嘗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聞者笑之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財寶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淡以爲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勸



帝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又括馬丁。馬未至，晉高祖入京師，殺之。

李嚴，幽州人，事莊宗爲客省使，明敏而辨。同光三年，使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蜀人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不旬日定天下。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躡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於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當定于一也。」光嗣曰：「荆湖

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不可信，又聞契丹日益疆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疆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存而不論，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其應對，愈奇之。時蜀君臣庸暗，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嚴之入蜀，莊宗令以名馬市珍奇，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嚴無所得而還。莊宗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于是決計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招討使，與



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曰：「得李嚴來，即降。」眾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為託，即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孟知祥偪疆于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知祥為中門使，嚴常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

明母

朝廷以公來耶？公意自欲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明宗郊天，東西川當進助饗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鎮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西川能斬李嚴，我獨不能斬爾耶？」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泣拜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安重誨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



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旄，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勢必反。與以自此訣矣。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以聞。璋益懼，重誨復益兵戍闕。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兵未至，璋叛，攻闕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仁矩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見殺。

劉延朗，虞城人。廢帝起于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

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曷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樞密使朱弘昭、馬贇遣孟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漢瓊請入朝。弘昭、贇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廢帝時，爲潞王在鳳翔，徙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以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廢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曷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多中。曷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曷使張濛問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寅午，中興戊巳土曷



此第三語  
其餘何解

不曉其義以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以濛為館驛巡官帝將舉事而兵少又乏食甚懼使高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于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于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高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降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顧高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高益見親信

專以巫祝用事帝以昭胤高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專美為直學士審虔為侍衛都指揮使而薛文遇為樞密院直學士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昭胤高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立高祖不得已來朝欲求歸鎮而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言敬塘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塘與趙延壽皆尚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軍番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斬三十餘人而定帝益疑之高祖既握強兵芻糧供億遠近勞敝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專美



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公主母曹太后居中伺帝言動以報高祖高祖益危懼帝遣使者勞軍揚爲羸疾不自堪求解總管以揆帝心帝母魏太后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言陵與民冢墓相雜不可立宮帝以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言不可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徙敬塘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塘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

市恩非取怨

惡語何用

耶令文遇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敬塘遂反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許王從益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之召學士馬胤孫爲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憂懼惡言敬塘事每曰爾等無言石郎令我心膽墮地心不欲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計文遇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契丹立敬塘爲天子以兵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至白司馬跛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可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延朗專利諸將當得州者



若從延朗  
留敬塘  
不至若是  
之速也

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人人皆怨。高不能爭，但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單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高不與延朗事，復以爲將，專美爲大理卿，昭胤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事勢，雖有知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傳，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山陰諸部人，歷保義軍節度使，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遣王思同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兵千五百人，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從珂。思立欲誅羽林家屬，未及而從珂兵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耶！」徒陷于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罷爲右神武統軍。

康義誠，代北人。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爲親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素驕，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



大臣皆懼禍及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大臣朱弘昭馮贇等以爲不可義誠持兩端從榮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處置義誠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孫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殺之明宗不能詰義誠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卽位弘實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益不平潞王從珂反于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諸公以大計見逼不能獨

違朕新卽位天下事皆出諸公一旦至此何方轉禍吾于事况未有失節今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若不見容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亾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疋錢五千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耶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耶

河恨



殺謀臣以  
恨如賊可

義誠降從  
珂而見殺  
快哉

天子亦未  
自將

其聲厲聞於內、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于前、帝斬弘實、以  
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兵、以西義誠至新安、降於從珂、清泰  
元年、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嗚呼、五代為國、與人以兵、而其  
軍制、復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然原其始  
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  
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軍、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  
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  
軍都指揮使、按天子有六軍、諸衛、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  
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  
之舊制也、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

矣、天子自為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  
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時史  
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  
以至於此、然是時、方鎮各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  
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  
職、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  
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于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  
親軍也、不知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人、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旨、遣河中指揮使  
楊彥溫、逐節度使潞王從珂、明宗以彥稠為招討使、戒彥稠



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遷靜難軍節度使黨項阿埋等族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擊之阿埋等亾竄山谷彥稠入白魚谷獲其大首領連香等盡誅其族遣人上捷明宗謂使者曰吾誅黨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彥稠以黨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圍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使者矣不可失信悉以賜彥稠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東走爲潞王所得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豆盧革萬年人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

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亾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卽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每爲尚書郎蕭希甫所駁革患之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默然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吏部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誥勅亂易昭穆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崇韜請論以法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



而崇韜疾惡太甚，果于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選人吳延皓、改亾叔告身事發，延皓及選吏尹致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以新法從事，以偽濫駁放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是歲大水，四方地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玉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乃曰：「陛下威德著於四海，今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為相，遭天下多故，方服丹

砂鍊氣以求長生，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革乃以說子濤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昇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數日未得命，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諾之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耶。」諫官希旨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革貶辰州刺史。說、溱州刺史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留，不報。革復坐請俸，自入說坐賣官，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說與高季興相知，為相時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師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



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而季興無功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  
卽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與之及革  
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之詔二州刺史監賜自盡昇濤皆坐  
其父廢革說無故得相無故取死所  
謂無妄之福無妄之禍也

盧程不知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  
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  
副使二人皆唐時名族與程門第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  
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莊宗還軍置酒時  
掌書記王誠卒莊宗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  
于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

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莊宗  
卽位議拜宰相時盧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  
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  
宗以程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  
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曰宰相檐子  
入門莊宗登樓視之而笑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  
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  
意輒加笞辱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  
例程怒命笞之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言其不可程戴  
華陽巾衣鶴氅據几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



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圍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從莊宗入洛于路墜馬卒  
任圍三原人爲人明敏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圍觀察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圍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文禮子處球閉城堅守不可下圍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圍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圍曰城中兵食俱盡然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不能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圍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罰

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及至困竭方布欵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拒而見傷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圍不欺旣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見殺鎮之吏民以嘗乞降免其家族莊宗以鎮州爲北京拜圍工部尚書兼真定尹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圍行軍司馬知真定府事崇韜與圍素相善因以鎮州託之而圍多所違異推官張彭傾險貪黷圍信任之爲其所賣崇韜領鎮彭爲圍謀隱其公廨錢莊宗選故趙王宮人有許氏者尤美彭賂守者匿之事覺彭懼以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淡德之彭得



免死由是與圜有隙罷圜司馬崇韜與魏王繼岌伐蜀懼圜  
攻已于後乃辟圜參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繼  
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  
董璋孟知祥擊敗延孝于漢州魏王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  
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明宗  
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韋說  
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相圜意屬李琪而循  
珏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須  
端方有器度者大常卿崔協可也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  
誨以協對圜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以

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不知書陛下誤  
加採擢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  
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  
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  
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也馮書記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于  
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  
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  
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  
蜣螂之轉也重誨大笑然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  
皆相協在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



時使者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圍以故事爭之不能得與重誨辨于帝前圍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重誨嘗過圍圍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求之圍不與由是益相惡圍乞罷職遂罷為太子少保致仕居于磁州汴州朱守殷反重誨誣圍與守殷通謀矯詔殺之圍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愍帝即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莊宗即位拜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命學士為皇后作牋

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言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皆不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鳳剛強好直言任圍為重誨所殺誣以謀反鳳號哭呼重誨曰任圍天下義士豈肯謀反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慚不能對術士周玄豹相法多中莊宗信重之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使佗人與明宗易服坐明宗于下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曰此是也密語明宗貴



不可言明宗卽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之鳳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時從駕諸軍方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洵洵而定州王都。以天子幸汴。誅守殷。又幸鄴。將圖已。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鄴。明宗不聽。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數千。見牙碎乃止。天成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林學士。于嶠自莊

宗時與鳳同宮。許直敢言。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遷。因詆訾鳳。鳳銜之。會嶠與鄰家爭水竇。安重誨不悅。鳳卽左遷。嶠秘書少監。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詬直吏。溺于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嶠溺于客次。日詬鳳。鳳以聞。明宗詔奪嶠官。流武州。又流振武。天下寃之。邊彥溫等告重誨。謀反。明宗廷詰。具伏其詐。斬之。後鳳奏事中。與殿啓曰。臣聞奸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之事。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重誨起微賤。



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奸人動搖之。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家。及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立。召爲太子太保。疾篤。自筮。投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

李襲吉。洛陽人。爲晉王掌書記。晉王與梁交兵。累年後。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老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謂從事敬翔曰。善。

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遷諫議大夫。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

張憲。晉陽人。爲東都副留守。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初。莊宗以鞠場爲卽位壇。至是。命憲毀壇爲鞠場。與都擊鞠。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未成。莊宗怒。命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明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給之。莊宗至。魏知之大怒。責憲。馳取之。左右固諫。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



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  
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宰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  
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  
方之任苟非其人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  
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  
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下之莊宗遇弒  
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求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  
今魏兵南嚮天下事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  
鞅必戰敗奔亡宜拘之以待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主  
上遇我甚厚寧與永王俱死豈可懷二心以幸變乎從事張

昭遠說憲奉表明宗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爲巡檢符  
彥超所殺憲出奔亦見殺嗚呼予于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  
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  
痛惜也予于舊史考憲事實而存霸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  
不同莫得而考正蓋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要其大節  
亦可概見也憲之志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家絕在禮而斬其  
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  
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舊史書憲坐  
棄城賜死予以爲未必然予之于憲固欲成其美要之憲失  
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棄城賜死  
亦加之罪



蕭希甫宋州人為人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入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又不樂居歲餘入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莊宗欲以知制誥會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人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尤失志莊宗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

說得是

而妻袁氏亦改姓溪希甫乃發哀制服人有引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主時傳以為笑明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時復置匭函以爲使希甫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凡畧人妻女占人田宅姦曠之吏冤抑之徒何可勝紀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請自大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從之初明宗欲用希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疋拜左散騎



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明宗將有事于南郊羣臣習儀于殿  
庭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  
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朝  
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託  
疾還第月餘希甫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將李筠告  
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  
貶嵐州司戶叅軍卒

劉贊魏州人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玘  
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非爾之  
食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明宗

時爲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時秦  
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  
不敢決其事請王自擇秦王請贊卽拜爲秦王傳贊泣曰禍  
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  
日獻諛語獨贊從容諷諫秦王嘗令賓客于坐中作文贊自  
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戒左右贊來  
不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秦上敗  
死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  
素好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  
司徒詡病告家居皆宜不與共謀諮議叅軍高輦與王最厚



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口諸公有所不知使秦王  
得入光政門待贊等當如何吾徒復有家族耶今秦王夫婦  
男女皆死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馮贊亦以為不可  
贊等十七人乃得免死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  
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竇僚僅  
奪官耶不死幸矣已而長流嵐州清泰二年詔歸田里道病  
卒

史緯卷二百八終

史緯卷二百九

五代史四

列傳

晉臣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狀貌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奇  
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以公輔自期舉進士主司  
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勸其可從佗途求仕維翰著日出  
扶桑賦以見志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佗仕卒以進  
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掌書記高祖有異謀維翰與劉知遠贊  
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



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德光意乃決，卒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拜維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為秦寧節度使。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請與契丹絕好，吐渾以攻之。維翰疏言：契丹未可與爭，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之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胷中，得此疏，吾意決矣。」出帝卽位，拜侍中。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封魏國公。數日之間，百度浸理。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

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以為不可。玉既為相，維翰日益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知之，怒罷維翰為開封尹。維翰遂稱疾，稀復朝見。契丹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計事，而謀不合。欲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得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成於維翰，而敗於延廣。故契丹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邪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皇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來見，而帝以維翰請毋絕盟而已，不從。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權臣宿將



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及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畏懼如此，吾不可再見之。」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謂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耶？」崧慙不能對。彥澤使人縊殺之，盡掠其貲財而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之，何必自盡？」德光至京師，使人以尸還其家。

蘇好漢

景延廣，陝西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朱守殷以汴州反，延廣爲軍校當誅。晉高祖惜其才，陰縱之。後爲客將，高祖卽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出帝之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帝初卽位，大臣議告契丹，奉表稱臣。延廣請致書稱孫，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怒以責晉。延廣謂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無以取信，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



出帝置酒延廣第，延廣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契丹入寇，延廣從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泣訴於帝。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帝不能制也。契丹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延廣閉壁不敢出，契丹

去，帝還京師，出延廣爲河南尹，畱守西京。延廣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爲。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戀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與從事閻丕馳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不服。瑩從衣領



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  
籌至八籌延廣以而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  
至陳橋夜止民家扼吭而死延廣見執遼人欲剽掠其家牙  
職咎居潤保護之得免居潤仕宋至檢校太尉嗚呼自古禍  
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  
丹所滅方其以逆抗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徒將一介之命  
持片舌之辨能使契丹空國與師出危解難遂成晉業當是  
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釁結兵連收約起爭則發自延廣夫  
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用心則異而受禍則同  
其故何哉蓋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常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可不戒哉

漢臣

蘇逢吉長安人漢高祖鎮河東逢吉父悅為從事逢吉常代  
悅作奏記悅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以為節度  
判官高祖性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  
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內之懷中伺高祖顏  
色而進之高祖多以為可甚愛之為人貪詐無行喜殺戮高  
祖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  
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高祖即位拜逢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時方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素不學

書閣使如  
中書舍人  
之類

祈福而殺  
之能不取  
怒耶



州可別賣

問每事裁決出其意見故漢世尤無法度德政不施民無有所稱焉逢吉與蘇禹珪在中書所行多違舊制市權鬻官謗讟謹譁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許以一州求其先世玉帶永吉辭以無有逢吉乃使人市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以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子弟出怨言崧自北還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誘人告崧謀囚高祖山陵爲

亂遂族崧家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不得已但免族而已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殺人滋濫逢吉益爲豪侈以中書堂食不可食命家厨進羞日極珍美繼母死不

服喪妻卒諷百官及州鎮輸綾絹爲喪服未暮除其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入逢吉怒託以佗事告高祖杖



殺之隱帝立逢吉會飲王章第使酒史弘肇怒甚逢吉謀出  
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日苟捨此而去史公一  
處分吾壘粉矣隱帝少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  
等患之逢吉每以言激之業等殺弘肇以逢吉權知樞密院  
方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  
王處訥曰昨夕未暝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  
太祖至北郊官軍敗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  
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史弘肇榮澤人爲人驕勇走及奔馬漢高祖建號於太原拜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少忤意立擿

殺之軍中股慄行兵所至秋毫無犯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大漸與  
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立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  
承興趙思綰反三鎮用兵京師流言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  
罪無大小皆死時太白晝見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有醉人  
忤軍卒軍卒誣其訛言立斬之凡抵罪者吏以白弘肇弘肇  
示以三指吏卽腰斬之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  
奴告變族誅於是僮奴厮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燕人何福  
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  
進笞之僮誣告福進以玉枕遺吳人弘肇捕福進棄市帳下

三指難解  
張彥澤傳  
作斷其腰  
領爲三之  
也



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領歸德其副使月率私錢十緡以獻穎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以溫爲直拯訴之弘肇弘肇以穎已屬州而溫不先白遂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未有賜爾曹何功乃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弘肇與蘇逢吉楊邠有隙嘗會飲寶貞固第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

奏趣

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詔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走出弘肇起索劍追之楊邠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葉等乘間譖之言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然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與業等密謀乾祐三年十月弘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族其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



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敢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卽位追封鄭王  
楊邠冠氏人漢高祖卽位拜樞密使與蘇逢吉等相排忌隱帝立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時逢吉禹珪以私賄除吏多謬及是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漢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務爲苛細凡前資官不得調天下行旅給過所然

後得行人情大擾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太后弟李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以問邠邠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及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皆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左右乘間搆之與史弘肇同日見殺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南樂人高祖卽位拜三司使隱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匱而三叛繼作用兵關西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增至二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



是七出也

隋章滅其出者，陌三民有訴田者，必全覆其州縣，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意猶不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爲姦，民不堪命。與史弘肇同見殺。

劉銖，陝州人。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卽位，拜平盧節度使。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曰若干，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用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增民租，畝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命。隱帝以銖貪暴，召之，恐不至，時郭淮攻南唐，還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代銖。銖見禁兵，在不敢有異。

志乃受代還京師。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隱帝命銖誅太祖與王峻家屬。太祖入京師，銖見執，太祖使人責之曰：「與公共事先帝，豈無故人之情？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吾爲國誅叛臣，豈知其他？太祖方欲收人心，與羣臣議曰：『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赦其妻子。」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爲武德使。隱帝卽位，業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又問禳除之法。延又曰：「臣職天象，日時察。」



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郭允明等狎昵爲慶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省。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遣人微諷大臣楊邠史弘肇皆以爲不可。業由此謀殺邠等。邠等已死遣供奉官孟業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曦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爲不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

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家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漢兵敗業取內庫金寶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郭允明高祖廝養也。少爲高祖所愛。隱帝尤狎之。允明益驕橫。使荆南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荆人恐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與李業殺楊邠等。暴尸市中。允明手殺邠等家屬於朝堂。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走趙村。允明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周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朴見漢典日淺隱帝年少任用小人而邠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邠與章弘肇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周世宗爲開封尹朴爲推官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地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入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

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稅輕役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可以卽戎而後用之彼方之人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民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用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



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然彈丸之地，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矣。遷端明殿學士，世宗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召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

中丞楊昭儉與朴言用兵之策，世宗雅已知之，及見其策，益以爲奇，引與議天下事，無不合意。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外事征伐，內修法度，朴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詔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朴之畱守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



五代之君  
莫賢於世  
宗五代之  
臣莫賢於  
王朴而皆  
不壽天意  
明明在宋  
也

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朴所作樂至今用之不變其陳用兵  
之畧非特一時之策云淮南宜最先取并州必死之寇可爲  
後圖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世宗  
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  
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數四贈侍  
中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  
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譬之奕然知其用而置得其處  
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勞心  
使善奕者視之爲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  
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

所施哉世宗外事征伐內修制度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愚  
於晉漢而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  
於上以暴其短置賢智於下而沒其材使君子小人皆失其  
所而國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  
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國享安榮治亂之相去雖遠而所  
以致之者無多亦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  
多士之不遇者可勝道哉  
扈載北燕人舉進士第拜校書郎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  
作碧鮮賦題寺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錄之覽而稱善拜  
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居百餘日力疾入謝世



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旋卒。年三十六，載以文才，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之，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謂穀曰：「扈載有文才，而公不用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世宗英果，樂延天下奇才。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等俱被進用。穀文辭最劣，徒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其辭，大抵類俳優。昭儼論議粲然，不為穀之諛也。

正論

王彥章，鄆州人，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澶州刺史。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晉人畏彥章在梁，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



宿將多被讒間，彥章不見用。龍德三年，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韃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舟兵舉鐵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浮橋斷，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之。正三日耳。時莊宗在魏。

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南城，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夾寨，報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楸，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楸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段凝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嫉巖等所爲，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與凝叶力傾之，彥章破南城，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凝書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凝言彥章使酒輕。

疑話



敵以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毀之。遂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時梁之勁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駕五百騎。新募不可用。以屬彥章。使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識彥章。聞其聲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墜馬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用兵。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賜藥以封創。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

受梁厚恩。非死不能報。且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力窮見執。雖生亦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復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曰。豹死畱皮。人死畱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晉高祖時。贈太師。裴約。潞州牙將也。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叛。晉以澤潞降梁。約召州人泣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今郎君違背君親。吾寧死于此。不能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曰。吾於繼



緜何薄於裴約何厚而約乃能盡節邪謂符存審曰一州易得裴約難得澤州既不可守爾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劉仁贍彭城人周師征淮遣李穀攻壽春李景遣將劉彥貞拒之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橋彥貞見周兵却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世宗圍壽州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屬大暑霖雨彌旬周營水深數尺兵多死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世宗東

趨濠梁畱李重進張永德攻壽州景遣齊王景達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重進與永德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破紫金山砦壤其夾道大敗李景兵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李景亦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遣景使者孫晟等至城下諭之仁贍子崇諫謀與諸將出降仁贍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救不能得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使入城養疾卽日下制書曰劉



死一日  
更好

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壽州故治壽春世宗徙治下蔡而復名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李景亦贈仁瞻太師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矣仁瞻既殺其子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所為考世宗制書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于軍卒或

出于偽國之臣可勝嘆哉

蓋歎賢科與中國無人非謂軍卒及他國不當有忠臣也

死事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去則天下無士矣而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于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不顧其存亡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作死事傳其



戰沒者不得與也。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史彥超、馬彥超見本紀。翟進宗見楊光遠傳。張源德，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降梁，為蔡州刺史。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劉鄩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以魏博降晉。源德為鄩守貝州，諸將欲擊之。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乃可圖也。遂先襲德州，然後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元城。晉軍破洛州，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靳昭相

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時晉已下全燕，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貝人聞晉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人許之。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圍而盡殺之。何如與源德俱死夏魯奇，青州人。初事梁，後奔于晉。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軍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



騎覘敵，遇鄴伏兵，圍之數重。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賜絹千疋，拜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諭之，乃得去。復徙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拒之，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姚洪，梁之小校也。嘗事梁將董璋，後與璋歸唐，授指揮使。戍閩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厠中。璋破閩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己。今天子用爾爲

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剗其肉食之。洪大罵至死。明宗聞之，泣下，官其二子。

王思同，幽州人，事劉仁恭爲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遷鄭州防禦使。明宗時爲雄武軍節度使，吐蕃數爲寇，而泰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來朝，明宗問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以爲京兆尹。西京畱守潞王從珂反，于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遣伶奴安十



史紀 卷之二百九  
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  
路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等送京師  
愍帝嘉其忠以思同爲都部署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  
城從珂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  
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  
從我矣先帝新棄天下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有何罪  
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皆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  
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  
潞王吾主也引軍自西門入降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  
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

棄仗呼聲聞數里遂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  
長安副畱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追獲思同責  
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從王而生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從珂  
媿而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  
張敬達代州人少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清泰二年契丹犯  
邊廢帝以石敬瑭兼大同等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遮敬  
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乃定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授  
敬達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徙敬瑭鎮天平以敬達爲大同  
彰國振武威塞軍都部署敬瑭遂反廢帝以敬達爲招討使  
敬達圍太原爲長城連柵將成輒爲風雨所壞敬瑭求救于



契丹九月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木鞍皮韁人馬皆不甲冑趨唐軍唐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萬餘人皆死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長百餘里濶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

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節糞以飼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敬達不聽光遠促之不己敬達曰諸公相迫至此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沈斌下邳人事梁及唐爲虢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邠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還過邠州斌以契丹深入歸兵羸乏可擊以州兵邀之戰敗契丹急攻之趙延壽招斌降斌罵曰公父子謾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城陷自殺

王清曲周人初事唐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開運二年從杜



重威戰于陽城為步軍之最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而以精騎竝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此去鎮州五里清請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而重威有二志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太傅

孫晟密州人少為道士居廬山書唐詩人賈島像晟夕事之諸道士惡其異驅出之乃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為著作佐郎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敗晟棄妻子亡命

此後何如  
買焉

安重誨以晟教守殷反畫像購之不得族其家晟奔吳時李昇篡楊氏方招四方之士喜晟文辭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及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與馮延巳竝為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貴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遣牙將王知朗奉書求和世宗不荅又遣學士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畱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



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容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見雷德明等既還景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分攻廬壽已而周兵敗盡失所得諸州景勢復振重進與永德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相疑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晟初奉使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永陵昇墓也世宗之還晟與鍾謨隨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及周兵敗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

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由是發怒曰晟來使言景畏吾神武願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命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貶耀州司馬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遣謨還景聞晟死贈魯國公

一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食其祿居其位充然無



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當時可道者何少也。雖曰干戈興，學校廢，故禮義衰，風俗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求之傳記，而邦國崩離，文字殘缺，僅得四五人而已。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至死而不言。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以孝義自修於家，而風行於鄉里。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鄭遨字雲叟，滑州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子不從。遨乃入少

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鬣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欲求之，因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身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不受。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卒年七十四。遨好飲酒奕棋，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聞珍重之，寫以縑素相贈遺，或圖寫其形，置於屋壁，其迹



雖遠而名愈彰與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矣高祖善之賜號玄通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爲右  
近有諱得  
高者並  
可發笑

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畱後事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責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晉高祖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等上昂行義徵至京師召見便殿以昂爲宗正少卿出帝卽位晉政日壞昂上疏極諫不聽稱疾東歸以壽終

程福贊不知其世家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契丹入寇出帝北征軍士夜縱火焚營欲爲亂福贊身自救火亂



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  
動搖人聽因匿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  
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所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福贊不  
自辨見殺

李自倫涑州人天福四年尚書戶部奏涑州司功參軍李自  
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得本州  
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  
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鳥鄉爲孝  
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

唐六臣

六臣循爲罪魁貽矩次之  
餘四人稍從未減可也

甚哉白馬之禍可謂流涕者也然士之生死豈一身之事哉  
初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宰相裴樞謂  
太常卿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曰吾常  
以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  
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共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  
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  
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  
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  
人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文蔚等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王子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太常卿與社稷執重使樞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旣與之共盡其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河間人昭宗遷洛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卒

楊涉收之孫也哀帝卽位拜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性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謂其子凝式曰世道力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且及子矣唐亡事梁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卒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官太子太保致仕



張策燉煌人華州韓建辟判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畱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拜翰林學士太祖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卒  
趙光逢父隱唐左僕射光逢以文行知名方直溫潤時人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太常卿唐亡事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  
薛貽矩聞喜人仕唐為兵部侍郎貽矩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勞之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當乃稱臣拜舞

有世

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趨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  
蘇循不知何人也巧佞阿諛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梁太祖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去不仕而循傳會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太祖躁怒急于禪代欲邀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子楷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戾覆落之楷慙恨昭宗弒後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謂廷範曰夫謚以易名所貴者信也前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三



言乃上疏駁議、廷範嘗求太常卿、不得亦怨唐、因下借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卽位、大宴玄德殿、舉酒屬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慙不能對、獨循與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循父子自以附會梁室、旦夕引首希進用、敬翔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無行、不可立於新朝、皆勒歸田里、循依朱友謙於河中、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卽位、求唐故臣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時梁未滅、晉諸將相不

齊人

欲晉王卽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未有贊成其議者、故晉王久未決、循至魏州、望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稱臣、舞蹈呼萬歲、晉王大悅、明日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循爲節度副使、會病卒、莊宗卽位、贈左僕射、楷爲尚書員外郎、明宗立、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嗚呼、始爲朋黨之說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淡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其君子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



綱天下之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君子。而存其餘者。皆小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主之朝。而去其輔翼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厥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人主之國。而畀之權奸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不能遍及也。惟指以為朋黨。始可充類而盡去之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共宦同學。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善人之類也。故欲空人主之朝。而去其輔翼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焉矣。夫善與善相從此自然之理也。故

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得聞善言矣。見善不敢薦引。人主之目不得見善行矣。君子日遠。而小人日進。人主悵悵然。誰與圖治安之計哉。故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厥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眾。必有所忌。而不敢為。惟盡其國而去之。然後得肆志于無所不為。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奪人主之國。而畀之權奸。出其國無君子。盡其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其是之謂與。可不戒哉。





